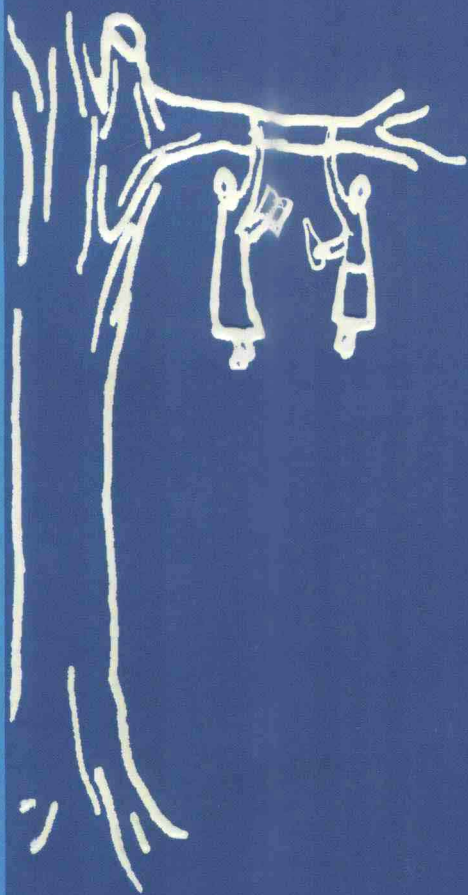


七日談



字母表，
以及希里花斯人的合理生活

刀尔登 著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七日谈

字母表，以及希里花斯人的合理生活

刀尔登 著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日谈：字母表，以及希里花斯人的合理生活 / 刀尔登著. —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11.8

ISBN 978-7-203-07381-9

I . ①七… II . ①刀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47404号

七日谈：字母表，以及希里花斯人的合理生活

著 者：刀尔登

特约编辑：李佳庆

责任编辑：张文颖

助理编辑：高 雷

装帧设计：后声设计

策划出版：北京汉唐阳光

出 版 者：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：030012

发行营销：0351—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—4922127(传真) 4956038(邮购)

E-mail：sxsc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c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：www.sxsccb.com

经 销 者：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：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 本：655mm×965mm 1/16

印 张：15.625

字 数：230千字

印 数：20000册

版 次：2011年8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203-07381-9

定 价：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作者序

作者厚着脸皮，把一番东拉西扯，印成书籍，无非是看中了读者的慈悲之心；又暗中希望的，是一本小书，没将读者这高尚的感情，消磨一空，尚有一大部分，可由别的作者享用，不然，不但读者生气，别的作者也要骂作者呢。

又，希里花斯这个国家，人或以为是作者杜撰，并不是的，这个国家，确乎其有，大一点的地图上，都能找到，而作者正想着去那里旅行，既然有这样一个计划，说明可以有签证，有航线，且有着陆的地方，也就说明，这个国家确确实实是有的。

作者心中明白，除了本句话，书中至少还有一处，是错误的。竟不改正，是以为消灭错误，并不导致正确，与其造出自洽的假象，不如留着裤脚上的洞，来印证作者自知鄙陋，从而心生的谦卑惶恐之意。

目录

引子 / 1

山村与我的计划；来了一个陌生人；我们走错了路

第一天 / 17

张三的国籍；他用一个故事换了我两个故事

第二天 / 55

隐士的类型；养花的盲人；希里花斯的酒和天气

第三天 / 105

幸福的或幸运的农民；同监狱有关的谜语；重复的日子

第四天 / 137

旅行者和偷书人；俱乐部；我讲了自己经过的一件事情

第五天 / 167

举报者和爱国者；望灾石；希里花斯的老国王；文身的
风俗

第六天 / 2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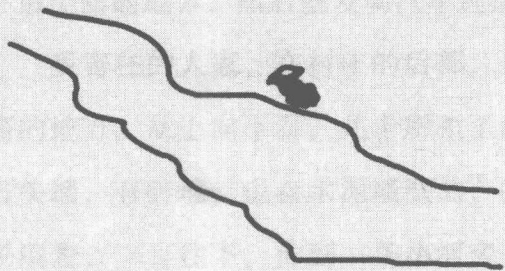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；古塔兴衰；老何的可能世界

最后一天 / 229

我收到张三的赠别礼物，是个藏着谜语的故事

引子 YINZI

山村与我的计划；来了一个陌生人；我们走错了路



去年春天，通过友人的推荐，我在山里找到一家房东，打算住上一个月，将养身心，因为在这之前，我听从别人的劝告，“投身到火热的生活”，投一点资，参加一点公共事务，还在一家报馆里谋了个差事。结果，不到一年，我的声誉和财务都濒临破产，健康也受到很大损害，得了总共七八种病。我的未婚妻离我而去，她的几十个亲戚，也一起不理睬我了（这倒不是坏事，公平地说）。我的朋友S，本来是最积极地怂恿我做事情的，见到我的状况，吓了一跳，说我变成这副样子，都是不听他的劝说所致。他把我塞进车厢，带我来到这个破破烂烂的山村，声称这是天下最美丽的地方，然后就发动汽车逃掉了。

我寄住的人家，在村庄的后部，也就是山坡上较高的地方。从上向下看，几十所歪歪斜斜的房子，有石头墙，有砖墙，也有水泥墙壁的，拥挤着，被菜园子围着，一直往下，伸到一条小河旁边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村子的全部了，除非还算上旁边的耕地，三心二

意地种了些玉米谷子之类，在这个季节，只长到膝盖那么高。那条半干涸的小河，不知从什么年代起，成了扔垃圾的地方，用一种难形难容的气味，把村庄和道路隔开；道路南面，是较为陡峭的山坡，住不得人，只偶尔有山羊爬上去，在石头缝里寻些吃的。

房东老何，在村里是见过世面的人，第一个把房子腾出来，开成旅馆，供给游人的膳宿。不熟悉这一带地理的人，会想不通，这个粗陋的山村，何以吸引游人，但我在本省住得久，自然知道，一个有山，有水（那条小河），有树木，有破旧房子的地方，想不成风景也难。游人在夏天出现，三三两两，多为大学生，或穷极无聊的画家，而此时季节尚早，我是唯一的外人。老何自认为是这个村庄旅游业的发明者，见别的人家仿效他，纷纷在更低的地方开设旅馆，吸引房客，一直气苦，这次独享唯一的房客，满心欢喜，吵吵闹闹地把我迎接上去，村里人投来的白眼，自然是我们一起享用了。

老何的家又整齐，又干净，让我无法不满意。如果说还有什么缺陷，就是老何有一点聒噪，不过，两三天之后，他就安静下来，一半原因，是我素来不善言辞，对他那范围广泛的谈话，没什么应对；另一半原因，是经过几天的嗅探，他没有在我身上，发现什

么有价值的内容，对我失去兴趣了。他的太太，随着他，不再问东问西，他家的狗，也懒得冲我吠叫，那只半老的白猫，一如既往地恨我，一见到我，就用低吼来恐吓，如果我不逃开，它就逃开。所以，从第四五天开始，不打折扣地说，我住得和希望的那样惬意了。

两三年前，我曾想写一套故事，一直没有动笔。这次来到山里休息，我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准备把一些零乱的想法，整理出一点头绪。我的作息是这样的：早饭之后，在附近的山坡上散步，午饭后睡觉，晚饭后在院子里喝一会儿水，回想我认识过的各色人物，如有所得，就在睡前写下来。慢慢地，我有了一点进展，命运的绳团，似乎可以拉出些线索，那些角色的寓意，也若沉若浮地，从情节的泥沼中探出头来；我写的是真实的人和事情，这些人事，在私人经验中自有其位置，一旦写出，如不重新度量，有可能激不起读者的响应，所以我在两种考虑中徘徊，此时最需要的，正是我此刻享受的安静，让两种经验，一种是自己的，一种是听说或从书里读来的、他人的或共同的，不受干扰地交汇。

到第二个星期，天气明显地暖和起来，梨树开了花。我有点担心梨花会引来大批游客。不过，那样的

事情并没发生；有过几个年轻人，骑着自行车来到村里，很快又离开，如果说他们带来了什么，也是令人羡慕的朝气。

大约在来到此地的第十天，我散步回来，心情愉快地推开老何家漆成黑色的木门，走进院子，看见一个外表很难形容的陌生人，正在喂那只可恶的白猫。不一会儿，我就不无沮丧地得知，老何有新房客了。

我打定主意，尽量少受外人的干扰，也就是说，尽量不对他发生兴趣，不和他攀谈，不向他提出任何问题。对他在院子里的高谈阔论，他那些粗俗的笑话，我顶多偶尔应和一句半句，维持必要的礼貌。我既不想聊天，也不需要游伴，何况，从第一眼我就不喜欢他，尽管我承认，他身上的一些东西，不免引人好奇。

出于职业的习惯，我常暗中猜测别人的身份，但对这个在面前晃来晃去的人，一点摸不到头绪。我知道他比我年长，但年长多少，就看不出来了，因为他高视阔步时像四十岁，自鸣得意时像五十岁，厚颜无耻起来，又像个六十岁的老光棍。他有一张难描难述的肥脸，身体却一点也不胖，事实上，还相当灵活，住下的第二天，就爬到院子里的树上，把残留的几颗颜色已经变黑的核桃，一只只敲下来，一只只吃掉。

这个人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，看什么都新鲜，经常发表可笑而又奇特的评价。他说话很有气派，不论对什么事情，都是权威，有一整套见解。你知道房门为什么要朝南吗？“因为南边低，北边高，不这样，屋子里的水流不出去；南边的人多，北边的人少，一定要冲南，串门才方便。”诸如此类。老何有一只喂狗的瓦盆，按他的说法，简直就是稀世之珍，因为那泥土与地球同龄，上面的裂纹，更是鬼斧神工。没等他说完，老何就跳起来，从狗嘴下抢过瓦盆，藏进屋里。顺便说一句，打这天起，老何就认为自己的身份应该是潜在的富翁，再和乡亲们说话，就有点不屑的样子。

老何成了他的崇拜者，认真听他说的每一句胡说八道，大声赞叹，用力记住。老何的太太更是如此，在他喋喋不休地说话时，敬畏得不敢出气，歪着头看他，仿佛在欣赏奇迹。他家的狗，也不计较瓦盆的事，追随这新到的主人，把尾巴摇出各种花样，只偶尔扭头看我时，才露出原本的凶相。

我承认，对这一套本领，我是有几分嫉妒的，因为我是个害羞的人，从来不会让人家服从我的意志。老何家养了一群鸡，又会叫，又会跳，显而易见，从头到尾都是美味。也许是察觉了我对鸡的倾心，何太

太向我长篇大论，讲养鸡是如何艰难，既要提防天上的鹰，地上的鼯，村里的偷鸡贼（她说这话时，特地意味深长地瞟着我），还要防治瘟疫、囊虫、肺炎、肾炎，几十种我叫也叫不上名字来的疾病，千辛万苦，才养大这一群鸡。她说她家的鸡出身端正，精挑细选，吃的是禽类的珍馐，出落成人间的美味，这样的鸡肉，如何营养，这样的鸡汤，如何滋补，曾经有个画家，喝了她的鸡汤，第二天就画了幅名画，卖了一万块钱。我心思迟钝，不清楚何太太到底是要打消我的觊觎之意，还是向我推销，我被她说糊涂了，又不知怎么查明她的本意，只好咽回唾沫，对一院子的美味，假装看不见。而那家伙来到的第二天，厨房里就飘出鸡肉的香味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，我是打破脑袋也想不出。

顺便说一下，这个人的名字，居然叫张三。我不相信这是他的真名。

我和张三，不过是两个彼此陌生的人，碰巧住在同一家旅店，互为生活中的过客，甚至连过客也谈不上，因为一旦离开几小时，至多几天后，就把对方忘掉。类似的陌生人，我们一生中都遇到过无数，如果没有极特殊的原因，一个人不会记住他十年前问过路的路人，正如不会记得四年前某顿普通晚饭的内容。

不过，看起来张三不满足于过客的身份。天气暖和后，在下午，我常把一只又软又大的椅子搬到院子里，舒舒服服地坐下，把电脑架在腿上，修改前一晚写好的文字，有时也写几句新的。忽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一回头，张三正挤着眼睛，用力地看我的写作呢。通常，做这种事，被人撞破后，总得说两句圆场的话，不失面子地离开，张三却行若无事，甚至说：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您接着写，不用管我。”

好像倒是我冷落了他，或者没有把屏幕上的字调得像饼干那么大，劳累了他的眼睛，应该向他道歉。

他这种恶习还在发展。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，一进屋，发现张三大模大样地坐在我的椅子上。我的电脑打开着，他正聚精会神地看呢。我心里很不痛快，说：

“我记得走的时候，电脑是关着的。”

张三厚颜无耻地说：

“您忘了关了……我本来是想帮您合上盖子的，不过，您不能怪我，您写得很吸引人……我才看了一点点，如果您没意见的话——”

我赶紧宣布：

“没写好的东西，我的习惯，是不给旁人看的。”

经过这次交涉，张三竟然觉得已经和我相熟了。他建议我们并在一起吃饭，被我拒绝后，又邀请我同他一道去爬山。连续拒绝他的盛意，我于心不忍，但我担忧，我们两个同去爬山，如果只能回来一个人，那一定不是我。

这是夸张的说法，实际上，尽管没有接受他的邀请，我无意之中还是同他接近了一些，见面打招呼，偶尔说几句客气话，甚至收下了他派老何送来的一碗鱼。甚至，对他在身后偷窥我的写作，我也有点习惯了。

这个村庄，身下是个平缓的山丘，山丘派生于一面更高的山坡，从我们这个方向看，还有若干这样的山坡，被一道横亘的山梁连接着，斜着插下来，中间是树木茂密的沟谷。向上看去，在我们所属的这面山坡的右侧，有一条断断续续的小路，像用小刀划出的痕迹，曲曲折折地伸上去。我数次好奇地想，这条路，最后不知通向什么地方。显而易见的是，顺着它，能登上山梁。

这天早饭后，我带上一点食物和水，同老何家打了招呼，便去爬那座山。没花多少力气，就找到了那条小道。它比我原先以为的要宽一些，在旧日，当能通过驴驮之类，只是多年行人稀罕，旁边的植物趁机恢复失地，我经常需要用手撑开交叉的树枝，或从斜

伸过来的灌木中挤出路来。好在走到一半，草木渐渐稀疏，行走就十分容易了，大约下午一点钟的时候，我已经攀到了山梁顶上。

尽管景色没有特殊之处，站在高处，我觉得神清气爽。四面的山峦，翻翻滚滚，像一群安静的巨兽，朝东边爬去。我身处的山梁，通向西面的高山，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，那里当是两省交界的地方。那条小路，沿着山梁继续上延，然后，在我能看到的方，拐向下面，消失在山梁那一侧的坡谷中。

山梁上的风很大，我找块大石头来挡风，吃了一点食物，然后下山。下行的路毕竟容易，加上心情愉快，不到四点钟，我已经能看见我住的村庄了。这时树木又重新茂密。我正弯腰从树枝下钻过的时候，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。我吃了一惊，站起身来，被树枝在脸上重重地刮了一下。

张三像只山羊一样，挂在右边的陡坡上。“接一下。”他说，然后把一个袋子向我抛下来。我接住袋子，几乎摔进后面的深沟里。袋子相当沉重。我开始觉得，以前的担忧不是毫无道理。

“我认不出这是什么蘑菇，但我敢打保票，它是能吃的。咱们晚上，可以喝鲜汤了。”张三说着，扶着杂生的树木，一点点向下蹭。我打定主意，无论如